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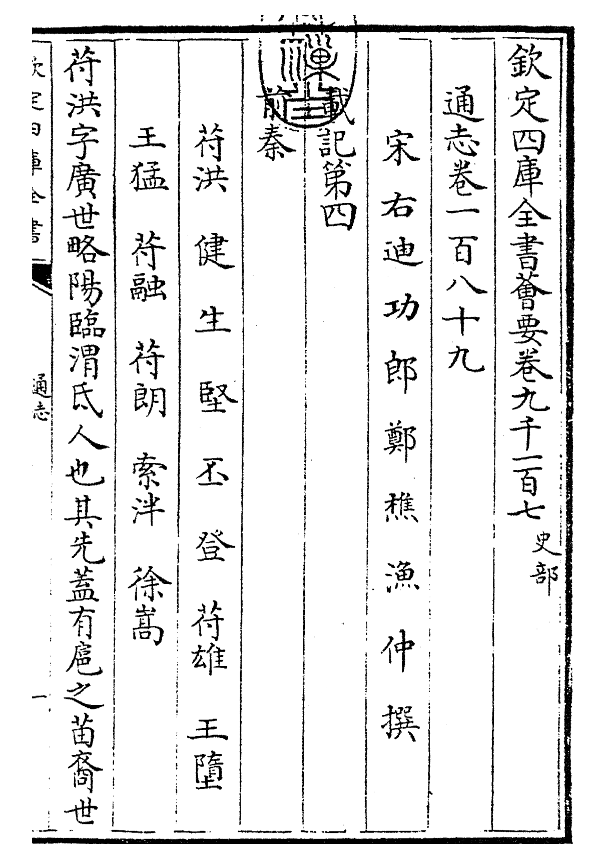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第四

前秦

苻洪　健　生　堅　丕　登　苻雄　王墮

王猛　苻融　苻朗　索泮　徐嵩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

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馬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名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奚遂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虎將攻上邽洪又請降虎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虎滅石生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

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

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尅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

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諡

惠武帝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姜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外禮待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主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授石祇官

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黄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脩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

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陥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温健軍師將軍賈元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元碩等使上尊

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内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太子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至是勲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爵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為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

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掠關東并援石虎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宏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為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

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黄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温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荆州以引南金竒貨弓竿漆蠟通關市来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温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别將從均口入淅川攻上洛執健荆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勲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温于堯栁城愁

思堆温轉戰而前次于灞上長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鋭三萬為游軍以距温三輔郡縣多降于温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健聞温之来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温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户而歸及至潼關又為長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没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来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入起靈臺於社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

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首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

避正殿初桓温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温戰為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為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

高祖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

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巳吾将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将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桓温之来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将者前後十數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

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為皇太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吕婆樓為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謏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温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偽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為帝座

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頃
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
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
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
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
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
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
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

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
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
災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
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
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汙服失冠
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其征
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
玄靚年幼其涼州牧張瓘與負殊相見負殊必欲涼州

聽命璀不從相與論難至于三四時璀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八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産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

蒲坂襄遂攻堡尅之殺苻産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禄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

生推告賊者殺之剖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强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虎災未息此皆陛下政事乖戾所致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偽衛將軍苻黄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平卽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愛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

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虎及狼犬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虎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虎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讌羣臣

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渇耳何所怪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黄落生遣苻黄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黄眉曰傷弓之

烏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
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
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
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
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
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
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
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

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謡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録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謡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帥

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僞位殘虐滋甚躭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三五十為羣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

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為嬉樂宗室勲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

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既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偽謚厲王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虎徙鄴家

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罪人

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容謂之曰符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

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偽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承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弑生以偽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茍氏並慮衆心未

服難居大位羣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倖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内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茍氏為皇太后妻茍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仇騰

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吕婆樓為司隷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黄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於是脩廢職繼絶世禮百神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

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距戰為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户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

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勲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

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豫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

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因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廐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録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苟氏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為首乎權翼進

曰漢書以蕭曹為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黄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為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

貴戚彊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其失信悉以所獲資產歸之免雍

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弈于率衆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為虜居內地闚兵郡縣必為他日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

告曰官令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令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厲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

絶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奬厲罔敢勌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纖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埀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

學諸生競勸馬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為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進之為國二卿黄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儕君子為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盛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為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

金銀錦繡工商皁隷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與寧三年堅又改元為建元慕容暐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枋洛陽略地至于崤澠堅懼其入關親屯陜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為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官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

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為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雹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

叛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于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尅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救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遹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

服白乗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為光禄勲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庾據陜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陜城成世毛嵩為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鑒寧朔呂光等率中

外精銳以討之左衛苻雅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榆眉鑒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鑒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為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鑒等攻上邽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鑒等攻陷陝

城尅之送慶于長安敍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温伐慕容暐次于枋頭暐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虎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暐連横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暐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虎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

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既旋慕容暐悔割虎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鄉導攻暐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暐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鋭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

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暐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内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禀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鑾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尅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悦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

關執暐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㑹楊安攻晉陽為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暐并州刺史慕容莊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㑹評又求

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隷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户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

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鋭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泣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

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暐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

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户于關中處

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户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於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絶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

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圖寧益雅等次于鷲陜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陜中為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楊他遣子碩密降于雅請為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

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漒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百姓父母

蒼生所係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生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温發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温之謂乎堅以境内旱課百姓區種懼歳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官後宫減常度二等百寮之

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彦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来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

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為丞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

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為尚書垂為京兆尹沖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

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為猛虎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况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惧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茍

求諸巳何懼外患馬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為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入自劒閣楊亮率巴獠萬餘距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劒尅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降于彤楊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緜竹聞堅將毛

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首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

羌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緜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緜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瑶移屯巴東時有人于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寡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為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

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隷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

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眔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纒宿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仂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

趙充哲為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為其立第于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

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

出入行來為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為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為堅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巳下及豪望富室僮隷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

賦一年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三日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暐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為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

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兖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逯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鋭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於淮

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繒綵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

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黄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劒曰来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掠徙荆楚之人内於許洛絶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為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為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鋭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

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逼復何所疑願請一句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為戮首丕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為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兖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汭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

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遂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旣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

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
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遂攻晉幽
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
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
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
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元率衆三萬次
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元戰于塘西元大
敗之斬顏元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

貽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貽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為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

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絶人堅深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還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命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

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為輔國將軍幽州
刺史為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
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
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
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
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
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
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

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陋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二萬為前鋒以苻融為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次于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安呂光追斬苻重

於幽州石越尅和龍斬平顔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為將軍徙洛于涼州徵苻融為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録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静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允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嵏武都汧雍十五萬戸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戸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别

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允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讜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為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

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歳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竒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極諫堅即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鄯善王車師前部王来朝大宛獻汗血馬

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録而觀之見其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荆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激水振等大敗退

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孚斬萬七千太元
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别駕天水姜平
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
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虚
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
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
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
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

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姦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為司徒融固辭堅鋭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偽位新平王彫陳説圖讖堅大悦以彫為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

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
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
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
京師三秦大户置之于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
猛猛以彫為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
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
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當出帝王寶器其
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隐之于咸陽

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巳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

彫言有徵追贈光禄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為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郎為使持節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窴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窴等觀其宫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遥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

朝以為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崑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

軍朱綽焚蹊汚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夷於諸卿意如何祕書監朱肜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啟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卽可

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悦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尅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

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

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畔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

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尅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

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

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廵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㑹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遥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棲無為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為勞身于馳騎口倦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

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為濟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

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

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所司奏劉蘭捕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宫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䭾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

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為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

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吴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决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吴今得嵗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為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儁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内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内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不

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尅之何為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尅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并於晉其勢然也

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彊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彊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百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

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别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楊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户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為前

鋒次于洴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
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
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
灼然者為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
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
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
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
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

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兾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頴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鄖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栅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

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為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掎擒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

壘尅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遺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

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元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

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饑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足緜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妄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疑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

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暐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暐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廵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

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符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勸農存邮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符暉遣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盗衆

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

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争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關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為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隷校尉録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

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吴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

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
鉅鹿公輕戇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名慕
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
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
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
悖若此垂為長蛇於關東泓沖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
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
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

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喻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亾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吴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

于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壁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壁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于鸛雀渠斬尹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

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梜怒曰天其
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
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
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
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壁等擊之為萇
所敗獲楊壁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
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
王廣遣將軍王虯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

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為衆揭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萬擊沖于灞上為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偽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

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
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
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
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
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為
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
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
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碭山轉

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兖州堅刺史張崇棄鄄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鄄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

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令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

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兖于中山以為已援垂遣將軍張崇要興獲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毛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劉肱劉襲次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

為王師所敗龔等進攻黎陽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
參軍焦逵請救于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
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
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逵與參軍姜讓密謂
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通寇讐三
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
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
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為表以

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
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為功況君侯累葉
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勲使功業相繼千
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
遣達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為任於晉堅遣鴻
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
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
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

臣蒙更生之恵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
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椎蘆作籧篨不成文章會
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
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
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乃密結鮮卑之
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
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
集其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為左將軍

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
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
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既至朝
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丕款誠無貳并宣
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
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沖僭
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嘗為沖
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

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等蒙虎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内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于城西追奔至于阿房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

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屢為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為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于驪山為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

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埳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饑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𣪠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絶𣪠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絶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

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
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或戰
山峰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
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
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乎卿但率
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萬
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初石虎末清河崔
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為尚書郎自

表父讐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為慙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有羣烏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鬬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報

誠順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虎口三輔人為沖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虎利器如霜而衂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甚痛之

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歔欷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沖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録載帝出五將从長

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沖于城西為沖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末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

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為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

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名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
新平幽之于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
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
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
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
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
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
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

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壁于下辯壁距之乃奔武氏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

丕僣號偽追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苻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畧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頻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

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甠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甠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為左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西

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為尚書左僕射濟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强益耳梁暢為侍中徐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彊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

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絶人懷利已今呂光迴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絶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鋒若猛

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
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
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
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
之衆埽兇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
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允為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
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允
及光戰于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

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兖為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為征東將軍兾州牧高城侯苻紹為鎮東將軍督兾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為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幽平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

王兖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悦以定為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為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迎奉乘輿戮力王室先是慕容驎攻王兖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驎兖臨城

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宄及固安侯苻鑒並為

驎所殺丕復以王永為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為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為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既敗王廣謀伐王統于上邽枹罕諸氐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

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為左丞相苻纂為大司馬張蚝為太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為司空苻沖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為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同討垂甚期以孟冬上旬會大駕於臨晉於是天水姜延

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為首尾擊萇平凉太守金熈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于率鄯善王胡員吒䕶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城鎮遠强京戰于孫邱谷大敗之枹罕諸氐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

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為諸軍決之衆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劒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踈屬而志畧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為征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為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為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

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偽謚丕為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為太尉司馬隴東

太守建節將軍後為苻生所殺堅即偽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為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為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為奇畧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為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

是可止汝後得政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與有事則名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與内服馬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後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以之與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

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餓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輙飽健能鬬姚萇聞之急名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鏡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劒西州鳳翔秦

隴偏師蹔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
驤虎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為先不可顧曹臧吳札
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
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初立堅
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黄旗虎賁之士
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為啓主而後行繕甲
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
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

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
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
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
靈降監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爲
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爲方圓大陣
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
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
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

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為皇后弟懿為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

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貳縣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為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為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為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畧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為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

彭沛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絶之皆為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城攻陷徐嵩堡嵩被殺悉阬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萇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

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
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
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
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
狐死首邱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
沒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讐臣
為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
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

過世為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
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
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
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弒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
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
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
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
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

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邱俘斬二萬五千進
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克之以尚書苻碩原爲前禁
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
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
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
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
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

為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為其後繼壁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兾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畧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瓫宗度詐為内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為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畧善御人必為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

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
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
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
將軍路柴强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
隴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
城爲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稱
萇罪惡期共殄滅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
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爲平東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

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為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為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為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温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為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為祟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

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為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
剋賊旅氷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形類推
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
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内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
爭麥于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
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别攻
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
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

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為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

死者十二三興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畀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為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為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

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畧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為佐命元勲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見前載記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

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彊國如仇讐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隨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隨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隨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

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懷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

徐統見而奇之名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

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横刧盗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

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産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内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隷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

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
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
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録尚書事餘如故猛
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
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
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
十二人中女妓三十八人馬百疋車十乘猛上疏固辭
不受時既留鎮兾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内聽以便宜從

事簡名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
疏請以東夏事徙授親賢及悉停六州處分府選便宜
事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
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
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
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固辭堅竟不從猛
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
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草內崇儒學

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
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
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
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
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
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
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
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

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
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
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
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
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
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
吴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
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

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

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為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
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
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
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
之敵也銓綜内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畧之流也
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後為司隸校尉京
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與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

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

反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馹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届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曰有再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

不許父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録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絶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

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闒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荀朗字元逹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逹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悟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

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機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别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

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寳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荆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宜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地任冥紀

著苻子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也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而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録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寛和戎夏懐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吕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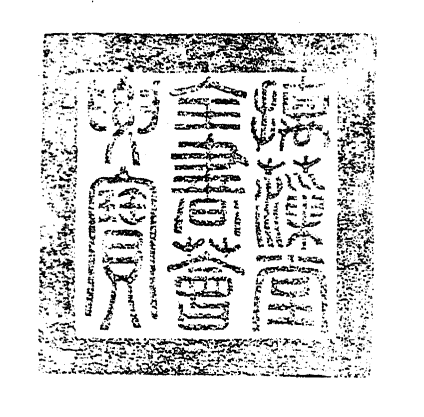
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絶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讐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舉賢良為

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絶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黄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内外位為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立斬嵩漆其首為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

忠武

通志卷一百八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脩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王泰雲